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船

山

遺

書

力 日 二
堂 緒 齊
允 論 書

後學吳讓之
書首

同治四年湘鄉曾
氏禁于金陵節署

序

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教國子成童而習之迨聖德已成而學韶者三月上以廸士君子以自成一惟於此蓋涵泳淫泆引性情以入微而超事功之煩黷其用神矣世教淪夷樂崩而降于優俳乃天機不可式遏旁出而生學士之心樂語孤傳爲詩詩抑不足以盡樂德之形容又旁出而爲經義經義雖無音律而比次成章才以抒情以導亦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則固樂語之流也二者一以心之元聲爲至舍固有之心受陳人之束則其卑陋不靈病相若也韻以之諧度以之雅微以之發遠以之致有宣昭

而無罨靄有淡宕而無獷戾明於樂者可以論詩可以論
經義矣余自束髮受業經義十六而學韻語閱古今人所
作詩不下十萬經義亦數萬首旣乘山中孤寂之暇有所
點定因論其大約如此可言者言及之有不可言者誰其
知之庚午補天穿日船山老夫敘

夕堂永日緒論內編

薑齋詩話卷二

船山遺書六十四

衡陽王夫之譔

興觀羣怨詩盡於是矣經生家析鹿鳴嘉魚爲羣柏舟小
弁爲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言詩可以云者隨所
以而皆可也詩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李杜亦髣髴
遇之然其能俾人隨觸而皆可亦不數數也又下或一可
焉或無一可者故許渾允爲惡詩王僧孺庾肩吾及宋人
皆爾

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爲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
謂之烏合李杜所以稱大家者無意之詩十不得一二也

煙雲泉石花鳥苔林金鋪錦帳寓意則靈若齊梁綺語宋

人搏合成句之出處

宋人論詩字字求出處

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

己情之所自發此之謂小家數總在圈績中求活計也

把定一題一人一事一物於其上求形模求比似求詞采

求故實如鈍斧子劈櫟柞皮屑紛霏何嘗動得一絲紋理

以意爲主勢次之勢者意中之神理也唯謝康樂爲能取

勢宛轉屈伸以求盡其意意已盡則止殆無剩語天矯連

蜷煙雲繚繞乃真龍非畫龍也

池塘生春草胡蝶飛南園明月照積雪皆心中目中與相

融浹一出語時卽得珠圓玉潤要亦各視其所懷來而與

景相迎者也日暮天無雲春風散微和想見陶令當時胸
次豈夾雜鉛汞人能作此語程子謂見濂溪一月坐春風
中非程子不能知濂溪如此非陶令不能自知如此也
僧敲月下門祇是妄想揣摩如說他人夢縱令形容酷似
何嘗毫髮關心知然者以其沈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
若卽景會心則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靈妙
何勞擬議哉長河落日圓初無定景隔水問樵夫初非想
得則禪家所謂現量也

詩文俱有主賓無主之賓謂之烏合俗論以比爲賓以賦
爲主以反爲賓以正爲主皆塾師賺童子死法耳立一主

以待賓賓無非主之賓者乃俱有情而相浹洽若夫秋風
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於賈島何與湘潭雲盡暮煙出巴蜀
雪消春水來於許渾奚涉皆烏合也影靜千官裏心蘇七
披前得主矣尙有痕迹花迎劍佩星初落則賓主厯然鎔
合一片

身之所厯目之所見是鐵門限卽極寫大景如陰晴眾壑
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踰此限非按輿地圖便可云平野
入青徐也抑登樓所得見者耳隔垣聽演雜劇可聞其歌
不見其舞更遠則但聞鼓聲而可云所演何齣乎前有齊
梁後有晚唐及宋人皆欺心以炫巧

一詩止於一時一事自十九首至陶謝皆然夔府孤城落日斜繼以月映荻花亦自日斜至月出詩乃成耳若杜陵長篇有厯數月日事者合爲一章大雅有此體後唯焦仲卿木蘭二詩爲然要以從旁追敘非言情之章也爲歌行則合五言固不宜爾

古詩無定體似可任筆爲之不知自有天然不可越之槩矧故李于鱗謂唐無五古詩言亦近是無卽不無但百不得一二而已所謂架矧者意不枝詞不蕩曲折而無痕戍削而不競之謂若干鱗所云無古詩又唯無其形埒字句與其粗豪之氣耳不爾則子房未虎嘯及玉華宮二詩乃

李杜集中霸氣滅盡和平溫厚之意者何以獨入其選中
古詩及歌行換韻者必須韻意不雙轉自三百篇以至庾
鮑七言皆不待鈎鎖自然蟬連不絕此法可通於時文使
股法相承股中換氣近有顧夢麟者作詩經塾講以轉韻
立界限劃斷意旨劣經生桎梏古人可惡孰甚焉晉清商
三洲曲及唐人所作有長篇拆開可作數絕句者皆蠶蟲
相續成一青蛇之陋習也

以神理相取在遠近之間纔着手便煞一放手又飄忽去
如物在人亡無見期捉煞了也如宋人咏河魴云春洲生
荻芽春岸飛楊花饒他有理終是於河魴沒交涉青青河

畔艸與綿綿思遠道何以相因依相含吐神理湊合時自然恰得

太白胸中浩渺之致漢人皆有之特以微言點出包舉自宏太白樂府歌行則傾囊而出耳如射者引弓極滿或卽發矢或遲審久之能忍不能忍其力之大小可知已要至於太白止矣一失而爲白樂天本無浩渺之才如決池水旋踵而涸再失而爲蘇子瞻萎花敗葉隨流而漾胸次局促亂節狂興所必然也

海暗三山雨接此鄉多寶玉不得迤邐說到花明五嶺春然後彼句可來又豈嘗無法哉非皎然高棅之法耳若果

足爲法烏容破之非法之法則破之不盡終不得法詩之
有皎然虞伯生經義之有茅鹿門湯賓尹袁了凡皆畫地
成牢以陷人者有死法也死法之立總緣識量狹小如演
雜劇在方丈臺上故有花樣步位稍移一步則錯亂若馳
騁康莊取塗千里而用此步法雖至愚者不爲也

情景名爲二而實不可離神於詩者妙合無垠巧者則有
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者如長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棲憶
遠之情影靜千官裏自然是喜達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難
曲寫如詩成珠玉在揮毫寫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賞
之景凡此類知者遇之非然亦鶻突看過作等閒語耳

更喜年芳入睿才與詩成珠玉在揮毫可稱雙絕不知者以入字在字爲用字之巧不知渠自順手湊著

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則山之遼廓荒遠可知與上六句初無異致且得賓主分明非獨頭意識懸相描摹也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自然是登岳陽樓詩嘗試設身作杜陵憑軒遠望觀則心目中二語居然出現此亦情中景也孟浩然以舟楫垂釣鉤鎖合題卻自全無干涉

近體中二聯一情一景一法也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雲飛北闕輕陰散雨歇南山積翠來御柳已爭梅信發林花不待曉風開皆景也何者爲

情若四句俱情而無景語者尤不可勝數其得謂之非法乎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離唯意所適截分兩櫺則情不足興而景非其景且如九月寒砧催木葉二句之中情景作對片石孤雲窺色相四句情景雙收更從何處分析陋人標陋格乃謂吳楚東南坼四句上景下情爲律詩憲典不顧杜陵九原大笑愚不可瘳亦孰與療之

起承轉收一法也試取初盛唐律驗之誰必株守此法者法莫要於成章立此四法則不成章矣且道盧家少婦一詩作何解是何章法又如火樹銀花合渾然一氣亦知成不返曲折無端其他或平鋪六句以二語括之或六七句

意已無餘末句用飛白法颺開義趣超遠起不必起收不必收乃使生氣靈通成章而達至若故國平居有所思有所二字虛籠喝起以下曲江蓬萊昆明紫閣皆所思者此自大雅來謝客五言長篇用爲章法杜更藏鋒不露搏合無垠何起何收何承何轉陋人之法烏足展騏驥之足哉近世唯楊用修辨之甚悉用修工於用法唯其能破陋人之法也

起承轉收以論詩用教幕客作應酬或可其或可者八句自爲一首尾也塾師乃以此作經義法一篇之中四起四收非蠶蟲相銜成青竹蛇而何兩閒萬物之生無有尻下